



# 三十年小说散文选

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## 前 言

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，红旗升起在青海高原。从此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青海各族人民获得解放，翻身作主；和睦团结，同心同德地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青海。

解放，也为高原带来了文艺的春天。解放前的青海，文艺园圃可说是一片荒芜的土地。五十年代初，随着省文协的建立和《青海湖》文艺月刊的创刊，毛主席制定的文艺方针，政策和路线，得到了积极的贯彻，团结了一批作者，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。以《青海湖》为园地，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普及与提高的活动，以期把这荒芜了的土地，开拓为良田沃土。只要辛勤劳动便有收获，只要努力不懈就有成果。建国后的十七年中，特别是六十年代初，青海作协成立以后，出了不少人才，写了不少好的作品。无论就人才的成熟或是就作品的质量来说，都有了显著的提高。尤为可喜的，少数民族作者也在开始不断地涌现。几乎所有这些作者，都扎根于、生活于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间，以饱满激情的笔触，从各个方面，各个角度反映出战斗在青海高原上的各族人民、各行各业的斗争与生活，胜利与前进，现实与理想。

题材是多样的，风格是质朴的。作品不但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，而且富有浓郁的高原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感。

限于篇幅和力量，编入《青海三十年小说、散文选》（以下简称《选集》）中的作品——小说共二十八篇，散文共二十篇——只是应该选入的其中一部分。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，使我们保存的图书资料，几乎被焚劫一空。资料既不完整，《选集》所编就难免挂一漏万。在编辑上，除把小说和散文分编外，《选集》中的作品都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次排列。为查对便利，各篇最末均注明来源和时间。对极少数作品，在编入《选集》时，曾由我们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个别修订。

我们走过的路程是不平坦的。回顾那些峥嵘的岁月，展望未来更充满了坚定信心。在华主席领导我们向四化进军新的长征途中，我们将以百倍的努力和干劲，尽快把文艺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来，为万花锦簇的文学事业的春天，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贡献力量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战斗在青海高原的各族人民！

## 目 录

### 前 言

### 小 说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桑巴久周 .....     | 程秀山 ( 1 )      |
| 范师傅 .....      | 山 晓 ( 29 )     |
| 阿兰山探宝记 .....   | 程起骏 ( 37 )     |
| 产羔时节 .....     | 高 骥 ( 53 )     |
| 真实的故事 .....    | 刘汉君 ( 72 )     |
| 阿帕加波花 .....    | 张 训、李 黎 ( 91 ) |
| 腰 带 .....      | 陆 家 ( 107 )    |
| 祁才藏 .....      | 杨友德 ( 121 )    |
| 他自己摘下了泥佛 ..... | 赵亦吾 ( 135 )    |
| 进 城 .....      | 大 莹 ( 148 )    |
| 二送藏袍 .....     | 徐 联 ( 155 )    |
| 杏花雪飘 .....     | 王 浩 ( 162 )    |
| 尔洛和桑洛 .....    | 左可国 ( 171 )    |
| 女兽医 .....      | 杨友德 ( 185 )   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老来红 .....     | 张炜光 (206)        |
| 前哨尖兵 .....    | 王志忠 (212)        |
| 云星草 .....     | 郭玉道、左可国 (230)    |
| 达 瓦 .....     | 朱增朴 (257)        |
| “终点” .....    | 程 枫 (279)        |
| 雪 莲 .....     | 钱佩衡 (293)        |
| 老猎手新传 .....   | 张昌灿 (302)        |
| 三访洛巴 .....    | 陈士濂 (315)        |
| 煤油灯下的报告 ..... | 高 澍 (329)        |
| 坦娃吉 .....     | (藏族) 格桑多杰 (349)  |
| “让月”记 .....   | 王青槐 (357)        |
| 火红的格桑花 .....  | 林传普 (365)        |
| 广阔的舞台 .....   | (蒙古族) 察森敖拉 (370) |
| 昆仑长虹 .....    | 程 枫 (379)        |

## 散 文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冷湖的青春 .....   | 陈 清 (424) |
| 盆地风雪 .....    | 日 晖 (431) |
| 在达布逊湖上 .....  | 史 征 (446) |
| “花儿”的家乡 ..... | 歌 行 (450) |
| 果洛草原行 .....   | 王吾增 (466) |
| 在银色的海洋上 ..... | 瑶 莲 (476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冷湖春色 .....    | 赵光裕、赵亦吾 (485) |
| 山原一瞥 .....    | 席 向 (488)     |
| 西合加一家 .....   | 古洪、潘波 (494)   |
| 在大渡河上游 .....  | 朱 奇 (507)     |
| 山隅河畔 .....    | 王 拯 (520)     |
| 船 .....       | 王宗仁 (527)     |
| 晨 曲 .....     | (土族)董思源 (533) |
| 镶在心上的宝石 ..... | 法 兰 (541)     |
| 土族风情画 .....   | 歌 行 (547)     |
| 山间一座磨 .....   | 王生魁 (559)     |
| 河卡寄语 .....    | 言 公 (566)     |
| 通天河畔迁新居 ..... | 向近秀 (572)     |
| 告 别 .....     | 祝方太 (580)     |
| 盐湖三姊妹 .....   | 谷 风 (586)     |

# 桑巴久周

程秀山

—

初夏早晨，尕群沟南边的草原上，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白雾。乘着和风，白雾轻轻地飘浮着最后凝结成晶莹的露珠儿，滴落在葱绿密茂的草尖上，草原散发着潮湿的清香。尕群沟里，淌出一股宽宽的河水来，急湍而清澈地流向南边草原的尽头。这河水被晨曦映照着，恰似无边的绿色栽绒毯上，铺着一条银色的带子。

白雾升起，远远地出现了成批成批的羊群，象白色的云朵，向尕群沟滚动过来。草原上，刹时欢腾起来。牛羊群一面走着，一面发出咩咩的低音，伴和着牧羊姑娘们银铃似的歌声，草原上显得更加美丽了。

夏不让区政府的帐房，跟随牧民们的牛驮，一道往尕群沟口搬来。区委刘书记，和区保畜主任项谦骑着快马，穿过

牧民们的羊群，向沿途的牧民们问候着：

“秀木甲阿爷，你好啊。没进夏窝子，你的羊倒长开膘哩。”

“那是冬草喂得好啊，刘书记。”秀木甲阿爷把马头向刘书记跟前勒一勒，笑着说：“项谦这个保畜主任，不是我当面夸他，是个好干部哪。去年整整一冬天，他到我们帐房圈子里来过五次，连懒虫们都储了冬草啦，羊子怎么会落膘呢？”

附近的牧民们，也都说笑着把马凑近刘书记这方面来，大家随便交谈着。

“项谦哪，今年的夏窝子安顿好了吧？”“年年夏窝子放在朶群沟，听说今年朶群沟的草，长得挺好呢。”

“刘书记，朶群沟里合日的帐房，啥时候往北搬哪？”

“今年的夏窝子，可不同往年呀。”刘书记琅琅地笑着，接着说：

“大家酝酿着要办畜牧生产合作社，你们不是说，要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夏窝子吗”

“说实在的，项谦，你这个保畜主任，嚷嚷几天，说要挑一条渠，把朶群沟的水引到金滩上去，怎么又把这事搁下来啦？”

“正要跟大家商量哩，”项谦也爽朗地笑着，向刘书记看了一眼后，插进牧民们的马群中去，说道：“区政府开过一次干部会，干部们意见还不一致，眼前决定不下，这件事就搁下来啦。等各部落帐房搬到朶群沟口，干部们还要开会商量哩。秀木甲阿爷，你说说，夏窝子往朶群沟搬好呢，还是往金滩搬好呢？”



“各有各的好处，”秀木甲阿爷说。“尕群沟是我们的老夏窝子，沟深地凉，水草方便，可那是人家合日区的地方，地方不大，两家挤在一搭，常常羊头碰着羊尾巴，吵吵嚷嚷的。那块金滩，地方大，草长得老高，可没有一丝丝水，几十年来成了旱滩，谁家牛羊也不愿去，全给喂了黄羊。反正夏窝子的事情，要区长席加跟刘书记你们决定哩。”

“秀木甲阿爷说得对着哩！”牧民们纷纷附和着说。

“噢，常说当家作主，大家也拿个主意呀。夏窝子事情，不能光靠我们干部呀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反正要靠干部拿主意哩！”秀木甲阿爷代着表大家，笑着说道：“干部们站在桑巴久周——团结上说话，比众人瞎议论强得多呀。群众一嚷嚷，少不得又跟人家合日闹开是非啦。”

“闹是非？”一个青年的牧民插上说：“我们可不愿意再闹纠纷。我们圈子里早商量过，今年最好把金滩开出来，省得年年跟合日争草山啦。”

“金滩上没水，你能去？”

“保畜主任说，可以开渠引水的。”

项谦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真的这么说过，然后又向大家解释一遍。他说：“把尕群沟的水，引到金滩去，一来为了跟合日桑巴久周，二来也为夏不让的将来着想。各家各户，牛羊一年年多起来，两个区老盯着尕群沟不放，那还成哪？把金滩开出来，办畜牧合作社就有了好牧场哩。可是，有的干部不同意，大家再酝酿，政府也还要讨论的。”

驮着帐房、罗锅、箱子、什物等的牛驮，和越来越多的羊群，从四面八方，向尕群沟缓缓地拥去。

“秀木甲阿爷，我们要前面先走啦。”刘书记脱下那顶灰帽子，向大家摇晃着说：“夏窝子的问题，等帐房住下来再决定；进沟也好，开金滩也好，反正不能叫牛羊晒着。”

“我们等着政府的消息哪！”众人回答着。

这是解放后，人民政府领导夏不让区的牧民们，计划轮牧的第三个夏天。牧民们，每当这个季节，把全部牛羊，撤离平平的南滩，进到尕群沟深山的夏窝子去，一来牛羊避暑气，二来让南滩的牧草休养生息，滋生起丰盛的牧草，迎接主人回来，成为夏不让区的冬窝子。

夏不让区的众多部落陆续来到尕群沟口，并不立刻进沟。按照区长席加的安排，要等一个吉祥的日子，大家在鄂卜山前祭过鄂卜，诵过经，作一番祈祷之后，方才正式进沟。

成千上万的帐房象芝麻一样，星星点点的散在沟口滩上。清水河畔，出现了那么多背水姑娘，到处传来琅琅的说笑声。

## 二

区长席加，在家里照料着自己的帐房。区民政科长羊不甲，替区长筹划着祭鄂卜的事，到处奔忙着。如今，区政府只住着刘书记和项谦。

夏不让的牧民们，接近邻县合日区的地界了。虽说都是藏族，可是，尕群沟历来是条不宁静的沟；沟的南段和北段，都曾流过夏不让和合日的善良牧民的血。区委刘书记和区政府常驻的本民族干部项谦，不能再照顾部落的后方；

按照县上的指示，领先赶到牧民们前面来。把区政府的白帐房支搭起来，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骑马进沟，跟合日政府联络去了。

刘书记和项谦的马，在尕群沟里小走着。项谦穿着一身蓝色制服，由于天热，他把外罩褐衫褪下来，缠在腰里，象臃肿的紫红腰带。从那瘦削黑红的脸上，看不出他是二十三岁的藏族青年。

“刘书记，你看这沟里的草，多茂盛呀！”

刘书记把马压住一点，说道：“是呀！今年竟长得这样丰盛，草尖象密密麻麻的麦芒，又高又厚，马蹄踏进去都沾不着泥土哩。”

“牛羊吃了这些肥草，”项谦继续说道，“要长多么厚的膘，会生育多么壮实的羊羔呀。”

“项谦，你爱这尕群沟吗？”

“我爱。闻到这股嫩草香气，真叫人舍不得走路哩。”

“区长不赞成开金滩，怕也是爱上这尕群沟了哪。”

“金滩的草，不比尕群沟的差多少。能引过一股水去，比这条沟强的多哩。”

马一面走着，时而低下头去，贪婪地吃一口嫩草。项谦生怕合日牧民们不高兴，把缰绳紧勒一点，马咀里滴下一串口水来。

他们骑着马穿过合日帐房的时候，站在帐房门外的人们，用怀疑的眼光，看他们一眼，冷冷的回答他们善意的问候。刘书记的脚暗暗踢着马肚，催促着快一点走过合日的帐房，好早些到达合日区政府。

刘书记和项谦在合日区政府里，焦急地等了整整一天，

除了那个区委书记以外，再没有见到别的能拿主意的领导人。合日老千户——六十五岁的公布太——推说自己是自治州副州长，不管合日区的事了；区政府干部去找他，他不接见。现任合日区长，假说出门念经去了；可是有人上午还见过他呢。从几个拿主意的头目人不接见的态度上，项谦和刘书记，意识到今年孕群沟的夏窝子，将会引起一些麻烦哩。在无可奈何中，合日区委书记答应“协商后再回话。”刘书记和项谦等不得了，就这样毫无结果的离开了合日区政府。

“项谦，回去给区长怎么说呢？”

“就说合日正在商量，过几天我再来一次。”项谦懂得，刘书记总喜欢用些复杂的问题来锻炼他。“拐过前面的弯子，我们爬上山，翻过梁梁，到金滩上再去看看吧？”

“你想把夏窝子安到金滩上去吗？”刘书记说道：“区长的思想通不过也不行啊。依我看，还是请龙巴县长亲自到他们县上去交涉交涉。你要知道，牧民等不得啊。开金滩，要往后另行计划哩。”

“我怕跟去年一样，合日帐房不走，他们堵着沟口，叫我们进不得退不得。区长席加，动起肝火来，会出事儿呢。”

他们简短的商量了一阵，决定分头进行：刘书记直接出沟去，立刻向县上汇报，反映合日的态度，请龙巴县长早一点到邻县协商去；同时，跟区长研究召开区政府委员会，防止发生什么不幸的纠纷。而项谦，地形熟悉，由他单马再到金滩去走一趟，好筹划万一需要开金滩的时候提出理由和办法。

### 三

开区政府委员会会议的前一天，恰好是出门吉祥的日子。这天清晨，喝完最后一碗奶子，区长席加骑上马迅速地奔驰在空旷的草原上。他那过度肥胖的身子，把马脊梁压得弯陷下去，没跑多久，马鼻子便呼呼地喷出鼻沫来。

按当年百户出门的惯例，席加马前马后，簇拥着四五匹无名的随骑。民政科长羊不甲、也象当年跟惯百户的模样，跟紧在区长的马后面，撒开了缰绳奔驰着。

“区长，今年祭鄂卜没有往年顺当，”羊不甲把马赶上几步，凑着区长说道：“今年鄂卜山上，才飞来了一只鹰，好在多念了经，也一样啦。”

区长席加臃肿的眼皮，被脸上厚肉挤成一条缝，眼睛半睁半闭着，没有理睬羊不甲的话，却把马缓下来，改成小走的步子。

“去年祭鄂卜来了三只鹰，夏窝子也没顺当多少。”不知是谁说了一回。

“那是人家合日跟区长作对，在区长锅台上画了人儿的呗，”羊不甲反驳说：“锅台上画了人儿不算，旁边还画了一头牛。要在旧社会，早出了兵啦，还不是为了讲桑巴久周——讲团结，区长才忍了这口气！”

“少说几句吧，羊不甲！”区长不耐烦的连喝带训地回过头来说道：“那些陈话，你说过多少遍啦。”

“我怎么不说呢？一想起来，我的脸都发烧呢。”羊不

甲用手把自己的耳朵打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夏不让从来没丢过人。单是去年夏窝子，就叫合日抓了我们耳朵啦。可有人说祭鄂卜没祭好呢！”

“今年祭鄂卜，也强不了多少。”

“我说过啦，夏窝子是合日搞的鬼！”羊不甲脸都涨红了，不服气地说：“尕群沟自古就是夏不让的草山，偏偏叫公布太那个老家伙占去，还说是合日的，反说我们吃了他们的好草。可你还口口声声讲让步，讲桑巴久周，今年祭鄂卜的时候，你给大家又是讲这些话……”

“桑巴久周就是团结，这是政府的政策，我能不讲吗？”

“区长，你看！”羊不甲指着北方的山梁说道：“那边合日的羊群，还一股劲放过来呢！跟他们这样能讲桑巴久周？”

“那能怪人家？”区长席加反倒心平起来，压着粗嗓子道：“我当区长，讲桑巴久周；可你们是些女子娃？他们越来越有劲，毛口还不都是你们惯下来的！”

“你老是讲桑巴久周，我们怎敢和他们闹呢？夏不让在新社会反倒受气哩！”

“我是区长不是从前的百户。你们下边，该机灵的地方，也该机灵些呀。”

“明天开会，我讲些什么呢？”羊不加向区长请示道：“讲桑巴久周？还是……”

“区政府开会讨论夏窝子问题，那是叫你们当家作主哩。桑巴久周的话要讲，当家作主的话也要讲。可合日的毛口，还得治一治哩。好啦，区政府快到了，别再嚷嚷。”

区长的马，领先跑快起来，随从们紧跟上去。不多时，

便到了白帐房跟前。区委刘书记和保畜主任项谦迎出帐房来，按照藏族表示客气的习惯，刘书记接过区长席加坐马的缰绳，羊不甲坐骑的缰绳也被项谦拉了过去。区长吃力爬下鞍子来，一面忙着和刘书记握手，一面被人簇拥着迎进白帐房去。

#### 四

次日中午，夏不让区政府开着委员会。

不知是由于阳光直射着帐房的白色穹顶呢，还是席地盘坐的十几位委员们激昂的情绪所致呢，帐房里显得非常闷热。所有参加会的头人们，额上冒着汗珠，宽边毡帽放在地上，裸露出十几颗光亮的脑壳，每个人的后脑勺上，拖着一撮小辫子，表示他们是“凡人”。只有项谦的脑顶是光光的，原来他小时候，曾被父母许愿，做过不出家的“阿卡”，由此，他才学了藏文，有了一点文化，并在解放后参加了区政府的工作。

区政府委员会议延续了两小时，许多发言者都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带给藏族的好处，翻过来复过去，生硬地搅拌在尕群沟草山的问题上，硬要把争尕群沟的草山，也说成是共产党的政策，并且重复又重复的嚷着。

“共产党的政策，是让我们当家作主，当家作主就要桑巴久周。尕群沟原先本是夏不让的草山，”一个中年部落头人喝了一口浓浓的咸茶后说，“刘书记，你不知合日的底细，那边的人最坏不过，问问区长就知道。可我们为了桑巴

久周，让步就让得太多哩。”

“如今是共产党的政策，毛主席的领导。旧话不提啦。”羊不甲擦去额上的汗珠，手指头在地毯上直捣着，扬起微微的尘土，说道：“去年，合日在区长家的锅台上，画了人儿，画了一只牛，这不明明是咒骂我们吗？还有，把我家的干牛粪堆也踢塌了，把我们鄂卜山上的石头，偷着一块块滚下山去。你瞧这不明显是欺侮我们软弱吗？合日从来没有站在政策上，反正我们吃亏吃够啦。”

“合日的帐房堵住朶群沟口，不让我们进夏窝子去；出了问题，我们干部可负不了这个责任。”

“对桑巴久周不利的话，我们当干部的可不敢说。”项谦压不住心里的话，说了这样一句。

“那么，你保育主任说怎么办嘛。鄂卜也祭过啦，夏窝子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还是刚才说的意见，挑渠引水，把金滩开出来，不费多大功夫。干脆把夏窝子安到金滩上去。”项谦用手指在地上比划着说：“把这条渠挑出来，朶群沟的河水，靠山根引过来一股，金滩这么一大片草山，够三个夏不让放牧呢。我们把夏窝子搬到金滩上，能作个长久之计，连冬窝子也不要那样挤，跟合日桑巴久周也没问题。”

“你还说那些给夏不让丢人的话呀！”区长直冲着项谦说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是夏不让人？还是合日的人呢？夏不让是合日手里捏的糍粑！人家堵住沟口，你胆小鬼害怕起来了吗？成了女子娃娃了吗？”

“……”项谦正要开口……

“你听我说。”区长席加用手堵住项谦刚要开口的咀，



只管大声嚷道：“合日是只狼，吃了羊子想吃牛，让步，让步！桑巴久周？今年要看合日的啦。再说，夏不让跟合日夏窝子的纠纷，也不是保畜主任管的事情，你最好数你的羊羔去吧。”

区长大声嚷完后，帐房里安静了一阵。他从怀里取出精制的银花鼻烟盒，又一次倒出一些鼻烟，放到指甲盖上，吸进鼻子去，鼻根下又加浓了一层黄灰色烟沫。

“我们早在桑巴久周上站着哩，”羊不甲接着区长的话说：“去年夏窝子，费了多少劲，合日才往北走了一马站，前边顶住不动了，差一点打了起来！”

“可我们吃了合日冬窝子的草，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他们才不高兴的。”项谦鼓了几次勇气，又说出压在心里很久的话。“我们吃了他们冬窝子草，他们害怕把冬窝子踢踏了，才往北不走了。桑巴久周也就是团结，是两方面的事，才建议引水开金滩，牧民们谁都愿意……”

“那么，合日今年堵住朶群沟口不让我们进去，也是夏不让不对了？”几个头人同时反问道。

“两个区的牛羊在一个沟里，牛羊一天天多起来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……”

“这是我当区长的事儿，你管得太宽啦！”

项谦还要说下去，刘书记赶紧向他暗示，不要直出直进的顶撞起来。可是，项谦还是说下去了。他说：“既是开会讨论，就得当家作主，我也是为夏不让着想。再说群众也愿意。”

“当家作主！是你保畜主任说了算？还是我区长说了算？”区长的拳头捶着紫红缎袍，肥脸红红的，额上大粒的